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
十卷首一
卷目二卷
正德元
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七十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卷七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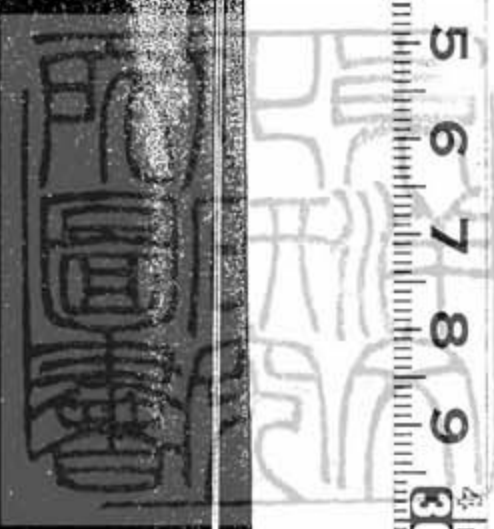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經義補卷第七十五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

胡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金履祥曰春秋起隱公元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弑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為臣者不知

此義陷於弑逆之罪而不覺為人君者不知此義前後有譏賊而不見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脩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垂萬世故謂之作

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春秋一書誠聖人志向之所在也。聖人之志在於尊王然有其德而無其位雖欲尊王將何以行其志哉。於是假魯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書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書者無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後之訓釋者不知聖人之志之所在因

一事而為一說非聖人志矣。惟孟子受學孔子之孫獨得聖人之志於書法之中而為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書聖人之志昭然明白於天下後世矣。諸儒紛紛之說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張栻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偽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適從，迹故也。

臣按：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者，以其所行所為，天子之典禮犯天子之刑憲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棄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棄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棄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

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立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臣按詩以言志。春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製則異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而孟子以是為言而解者曰。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會朝之詩。春秋所紀者豈其倫哉。然謂王者迹熄而詩亡。謂之迹則似有所指之處。非泛言也。臣竊意以為先王盛時諸侯歲朝于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之。而加賞罰焉。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不善。

國政之得失其民風之美惡見於民俗歌謠之間者皆得以上聞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賞之典焉至于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賞刑不復施於列國矣所謂詩亡也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蓋詩列十有一國之風春秋亦紀二十有三國之事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詩亡之後也歟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猶

無碩人等詩皆平王以後之作焉得謂之詩亡曰是時詩雖作於民間而不采之以聞於天子有亦如無雖謂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之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善戰也

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有罪天子正之義也天子不自征命諸侯征之亦義也以諸侯伐諸侯而不稟命於天子則非義矣此春秋所以

作也

左氏傳

成公十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辭

而顯

義

志

而晦

謂約言以記事

婉曲

而成章

篇

盡而不汙

謂盡其事

實無所

懲惡而勸善

非聖人誰能脩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

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三

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

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

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

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

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
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術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為春秋
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
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定猶與也而春秋一取此
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
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
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臣按程頤亦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
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
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合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此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程頤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秋胡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壽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曰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子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顧作春秋傳序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

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特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頤謂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杜預序左傳亦曰：「優而柔之，」

自休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侵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二子之言。前後相契，是誠讀書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聖人所親筆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後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雖及見孔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所以作經之大意，惟孟子以亞聖大賢

之資從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而知其大指所
在張載謂惟孟子為能知之觀其所謂春秋天
子之事一言可見其所知非諸儒所及諸儒千
言萬語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
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
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
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
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
矣又曰五伯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
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

楊時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也經言其理此經
言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
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
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國曰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
賊之黨又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國春秋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

玉體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

皆在此書

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周襄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胆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又曰左氏魯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張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吳澄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

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以求之矣

臣按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脩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學者於五經皆當究心而於此經尤當加意焉是故天不可測矣因其運行而測其妙地不可窺矣因其生物而窺其大聖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體春秋之經聖人之迹而所以推衡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即是以求聖人而聖人全體大用於是乎在矣

以上論春秋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朱熹曰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有三千條

臣

按經禮謂經常之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委曲之禮如行禮有進退升降俯仰

揖遜之類

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朱熹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治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真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

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又之自通貫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為書也於奇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

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所可得而推者矣

楊復曰朱子既脩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門人黃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王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

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援依不至於棄經而傳連本而逐末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二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所攷於斯書以上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

謂孔子

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特循

臣按周禮一書。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特循。王通之言。真得其要矣。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於善用之者。則未見其人焉。通謂執此以往。專欲用之。竊恐時勢殊。官政事。體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以此。為持循之則。則可矣。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其流之弊。安知其不

三子同歸乎

唐太宗曰。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執此以往。固可見之空言。若夫太宗人君也。居可致之位。有可為之勢。又當開國創業之初。所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政是可以有為之時也。乃亦付之浩嘆發為空言。所謂說而不繹者歟。

程頤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熹曰。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臣按。若程朱二氏言。則周官終無可行之時。須必正身齊家以為之本。則本原其意。持循其緒。參酌其宜。以立為一代之法度。持守之堅。積累

之久。然後能薰蒸洋溢於天下。使無一人一物不被其化。若必待天下薰蒸洋溢。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竊恐極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期矣。頤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誼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必待他日。

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意。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以周官制度為持循之本。而又因時隨事以損益之。孰謂周官不可行於後世哉。

楊時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

朱熹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熹又曰：比問族黨之法正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

秦盤相似。評布定後。某子方有放處。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熹又言于其君曰：切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要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要。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臣按：朱熹又謂五峯胡氏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官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闈交結近習以為

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中府中宜為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關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肯為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禮導其上也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而致於無過之地莫切於此謂此為三代人君正心誠意之學豈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呂祖謙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偏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貢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

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其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晉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捷。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濫觴。

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朱熹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夫自三皇五帝以來。順風氣之宜。因時勢之常。制爲法度。以爲民立極。一代之制。蓋制周公思兼前王。監視往代。集百聖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詳悉。曲而當。盡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周天下之變。此周公作書之旨也。然而其制度

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

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有省文遂人匠人有

互見九等品有兼官公孤不備數致有豫設千

里封公四封侯有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有舉其大

網者四兩為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

有常行者垂法象有不常行者合民詢國今觀

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高天地和洽神人

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統

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

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以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

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

萬世之人安詒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

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

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

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

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

典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可

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

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

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弁

鬻最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人
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有
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荆舒
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吳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
粢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
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
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
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哀
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然冬官久亡。以考

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
以為非。惟歆獨識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於今莫
敢是正。今本尚書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
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
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
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
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
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
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
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

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柝氏之類。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

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臺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末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立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

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以來立為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周禮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下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六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中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